

朱子語類

正中書局印行

宋 黎 靖 德 編

朱 子 語 類

附 索 引

■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

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影印

■ 據日本內閣文庫藏覆成化本修補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三計十二板

論語十五

雍也篇四

齊一變至於魯章

問齊尚功利如何一變便能至魯曰功利變了便能至魯魯只是大綱好然裏面遺闕處也多淳

行父問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寔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威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弊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

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纔
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
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
王道盛時也謨

齊一變至於魯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伯齊法壞盡功利自此
盛然太公治齊尚功時便有此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
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
利駁雜其心耳明

語及齊一變至於魯因云齊生得威公管仲出來它要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
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與其滯補其弊而
已如祖庸調變為曠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
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
問伊川謂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盡矣魯猶存周公之

法制看來魯自威公以來閭閻無度三君見弑三家分裂公室昭公至於客死以至不視朔不朝聘與夫稅畝丘甲用田賦變亂如此豈得是周公法制猶存乎曰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與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却只是放倒了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寓○集注問注謂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敗了方可及魯魯則修廢舉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問孔子治齊則當於何處下手曰莫須先從風俗上理會去然今相去遠亦不可細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廣

問集注云云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急處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或問功利之習爲是經威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這意思如舉賢而尚功可見格

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變只至於魯魯變便可至道問如此則是齊變爲緩而魯變爲急否曰亦不必恁分如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采清讀齊魯之變一章曰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是了却

問伊川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云云呂氏曰齊政雖脩未能用禮魯秉周禮故至於道第二十三章九八說伊川今從伊川呂氏之說伊川第一說曰此只說風俗以至於道觀之則不

專指風俗乃論當時政治風俗固在其中然又別一節事又
第三說曰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以魯觀之
其大倫之不正久矣然禮記明堂位以魯爲君臣未嘗相弑
而注家譏其近誣則此說亦恐未穩橫渠謝游揚尹大抵同
伊川故不錄范氏曰齊一變可使如魯之治時其意謂齊魯
相若故以謂治時齊之氣象乃伯政魯近王道不可疑其相
若看魯秉周禮可見曰所疑范氏說亦無病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觥中間有八角者本觚是
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今唯上無觚亦用木
寫字數小兒讀但却圓了所謂觚不觚古人所以憊地方時
錄是頗得穩

第二十四章凡六說伊川今從尹氏之說尹氏乃合伊川二說
而爲一說范呂楊氏說亦正伊川范氏謂不合法制呂氏楊

氏謂失其名其實一也失其制則失其名可知矣謝氏是推說學者事韓○無

井有仁焉章

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明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箇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義曰不惟不曉義也不曉那智了若似他說却只是箇默人因云宰我見聖人之行聞聖人之言却尚有這般疑是怎生地緣自前無人說這箇物事到夫子方說出來所以時下都討頭不着似而今學者時便無這般疑了叔器又云聖人只說下學不說上達所以學者不曉曰這也無難曉處這未是說到那性命之微處只是宰我鈍如子貢便是箇曉了通達底所以說從那高遠處去明

問伊川曰宰我問仁者好仁不避難雖告之以赴井爲仁亦從之乎夫子謂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於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呂氏曰井有仁焉猶言自投陷穽以施仁術也已已自陷仁術何施當是時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第三十五章九七說明道明道曰知井有仁者當下而從之否此說恐未當君子雖不逆詐而事之是非曉然者未嘗不先見也豈有仁者而在井乎雖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仁則將入井而從之蓋此意也其從之也只合作從或者之言不宜作從井中之仁也謝氏謂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觀宰我之言亦足以見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責之也楊氏謂宰我疑君子之不逆詐故問觀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謂仁者好仁雖患難不避故問非謂疑其不逆詐也尹氏用伊川說故不錄范氏解逆字極未安與下句可欺也不類謂君子見不曰

所論得之但此章文義諸先生說不甚明更詳考之爲佳

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個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腳已是了所以不畔道

蕭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事看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畔於道也

格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辯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

錄

國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一着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說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沉湎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大雅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說箇大綱顏子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說得淺

發義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大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將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

發義

博學亦非謂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自只須

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
作兩路進前用王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
通處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大雅

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易得生煩升

鄉

孔子之教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皆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此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
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做得須是
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及他成功
又自別有說處大雅

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聖人教
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
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
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
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

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闕處告語之
如子貢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它枉做工夫直到後
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它多學之功到了可以言此耳大必
或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與顏子所謂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如何曰此只是一箇道理但功夫有淺深耳若自
此做功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兼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
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似又一義如何曰論
語中博約字是踐履兩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
且如學須要博既博學又詳說之所以如此者將以反說約
也是如此後自然却說得約謂如博學詳說方有貫通處下
句當看將以字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聖人之言本無甚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
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

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
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鑲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
是此斧斤規矩蓄

問博文不約禮必至於汙漫如何曰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
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集注○以下

問明道言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
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未及知之也既能守禮而由規
矩謂之未及於知何也曰某亦不愛如此說程子說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爲已知不須將知說亦可顏子亦只是這箇博
文約禮但此說較粗顏子所說又向上然都從這工夫做來
學者只此兩端既能博文又會約禮問約禮只是約其所博
者否曰亦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
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理耳寓

或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曰博學是致知約禮到

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明道謂此一章與顏子說博文約禮處不同謂顏子約禮是知要恐此處偶見得未是約禮蓋非但知要而已也此兩處自不必分別舉時

問伊川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恐博文約禮只是一般未必有深淺曰某曉他說不得恐記錄者之誤正叔曰此處須有淺深曰畢竟博只是這博約只是這約文只是這文禮只是這禮安得不同文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被說文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淳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

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倒橫直豎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議

博學於文只是要習坎心亨不特有文義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下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暗惘

問橫渠曰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尹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違於道第二十六章凡八說伊訓今從橫渠尹氏之說明道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范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猶農夫之無疆場也其不入於異端邪說者鮮矣楊氏亦曰博學於文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或畔矣此三說皆推不約禮之失謝氏曰不由博而徑欲趨約者恐不免於邪遁也此則不博文之失二者皆不可無偏舉則不可明道又曰所謂約之以

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也伊川第一說曰博學而守禮第二說曰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約字恐不宜作守字訓若作守禮則與博學成二事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約禮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伊川之說文自文禮自禮更無一貫說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伊川又說顏子博約與此不同亦似太過博文約禮本無不同始乎由是以入德斯可以不畔終乎由是以成德欲罷而不能顏子與此不同處只在弗畔與欲罷不能上博約本無異伊川以顏子之約爲知要以此章之約作約束之約恐未安此約字亦合作知要伊川第三說與第一第二說同但說大畧耳曰此說大畧多得之但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只作約束之意耳又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旣連着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